

文/周建华

立秋前，彪哥邀我们去他的新居——荃华山半山腰的一座小楼里。

小楼四周青山环绕，楼前绿树阴浓；临窗而望，远处峰峦叠嶂，云雾时隐时现，阳光透过，白雾闪耀着柔柔软软的银光。天空蓝得没有一丝杂质，如一块巨大的蓝宝石落在逶迤起伏的山峦上。白云在山头捉迷藏，一会儿从这个山坳探出头，一会儿又从那个山尖露出脸。空气是温润的，没有夏日的燥热，也不像冬天那般干冷，深吸一口，让人心旷神怡，一时间竟有“稍觉尘襟豁，方知仙境深”的感觉。彪哥说，以后就住在这里写小说。

“珍重主人情，酒深情亦深。”中午，觥筹交错间，醉意朦朦胧胧爬上头，下午便去了茶室品茶，美其名曰醒酒，同行的几位女士则回了新居。茶至半下午，酒意有些消退，处于似醉非醉的神经活跃起来，有人提议去小溪里玩水。

小楼右侧，有一条小溪，阳光反射，溪水泛起曲曲折折的亮光。溪上有一座小桥，过了桥，小溪向左一斜，在小楼前方蜿蜒蜒蜒，一路流入石亭江；从小桥往上，小溪一头扎进山林深处，仿佛神龙不见其首。小楼叫“山水情”，我以为，“水”便是指这条小溪。

不一刻，来到小溪边，立刻有一股凉意从溪水里笼罩过来，如一袭春风轻轻拂过，浑身舒爽，酒意又减了几分。对岸，是兀立的山峰，布满层层叠叠的绿，翠的竹，墨的松，嫩的芽，知名的或不知名的藤藤蔓蔓，缠缠绕绕、依依偎偎，让人目不暇接。岸边，有几丛紫色绣球花，小小的，和周围广大无比的绿野比起来，并不起眼，但却绽放得肆无忌惮，大有千山我独行的意思。惹得我们忍不住仔细端详，拍摄起其绰约的身姿。

小溪里乱石密布，或嶙峋，或圆润，或大如丘山，或小如鹅卵。大的半露水面，小的沉入溪底，被溪水冲刷后，石上没有一丝淤泥。溪水轻缓地流淌，在乱石间柔柔地拉起一挂挂瀑帘，洁净如绸缎，丝滑如软玉。细小的瀑帘，没有惊涛拍岸的壮景，也无环佩叮当的清脆，若仔细听，只有细小的哗哗声，悄悄传入耳中。

溪水清澈见底，我们迫不及待地下了水，凉意立刻化作冰凉，从指尖渗透，迅速进入血管，在全身游走。很快，那种冰凉便与残留的酒精碰撞，头脑瞬间清醒起来。在水里走几步，溪底的

卵石细细腻腻，顶得脚心痒痒酥酥；毛石粗糙锐利，扎得人酸酸爽爽，于是不由自主扣紧了脚趾。每走一步，便搅起一阵涟漪，溪底的石头晃晃悠悠起来，恍如鱼儿游动的影子。

不远处，有一乱石围成的水潭，四五平方米，潭水如镜，深未可知，树影安静地落在潭底。捡起一片石块，往水潭里打一个水漂，串起两朵水花，潭底的树影摇摇曳曳起来。瞬间，石块无声无息地沉入潭底，混入乱石群里无影无踪，潭水又归于平静。我不禁想起柳宗元那篇《小石潭记》， “下见小潭，水尤清冽”，四周“青树翠蔓，蒙络摇缀”。若不是柳宗元所写的小石潭“全石以为底”，或以为便是此潭了。

左边，一角小楼从山坳里露出来，正是彪哥的新居。阳光斜下，穿过树梢，落在小楼上，浅赭与灰白的颜色便明艳起来，在深深浅浅的绿野中分外惹眼。小楼背后，山雾起来了，缓缓地向小楼流过来。心里不禁一动，“白云深处有人家”，或许便是这景象了。我有些疑惑，柳宗元见到的小石潭，何以会“凄神寒骨，悄怆幽邃”，甚而“以其境过清，不可久居”？

天色向晚，一阵山风从小溪深处吹来，早已没有了酒意。正玩得兴起间，几位女士出来了，摇摇曳曳从小桥上走过。她们说，也要来玩水。

### 【“浣花溪”文学栏目征稿启事】

欢迎投来散文（含游记）、小小说

等纯文学作品，诗歌因系编辑部自行组稿，不在征稿范围内。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，标题注明“散文”或“游记”或“小小说”。作品须为原创首发、独家向“浣花溪”专栏投稿，禁止抄袭、一稿多投，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。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、照片附加在稿件中。邮件中不要用附件，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。在封面新闻发表的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

《宽窄巷》副刊选用。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、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信息、卡号、身份证号码、电话号码。投稿邮箱：huaxifukan@qq.com。

【如果您有新闻线索，欢迎向我们报料，一经采纳有费用酬谢。报料微信关注：ihxdsb，报料QQ：3386405712】